

彭卫军：扎根水利一线 汗洒天山南北

文 / 流水



彭卫军，1987年从新疆考入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大二的时候，在他和全班同学的共同努力下，水工71团支部被学校团委评为第一批甲级团支部。在老师的教育培养下，在水工71这个朝气蓬勃、团结友爱的集体中，彭卫军立下了献身水利事业的志向，也掌握了过硬的本领。

1992年本科毕业后，彭卫军主动选择到新疆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从事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工作，从此开始了自己平凡而精彩的水利人生。

力求卓越，勇攀高峰

吉林台一级水电站工程是全疆最大的水电站工程，其大坝是目前中国混凝土面板砂砾堆石第一高坝，处于-40℃严寒区域，抗震设防烈度达9度，其设计难度国内外罕有先例。由于参加工作后的优异表现，1993年，工作不足1年的彭卫军便独立承担起该工程的坝体设计工作，充分论证了面板坝对本工程的适应性，在部级审查中获得与会专家的一致首肯。1994年至2006年，他历任坝工主设、副设总、设总、设代处长，组织参与了从可行性研究到工程完建的设计和技术服务工作。

彭卫军针对该工程坝高、强震、严寒等特点，从坝体的地震反应、断面设计、坝体分区和坝料设计、坝料压实标准、地震监测等方面着手，率先将国内最新的土石坝地震反应及抗震研究成果运用于实践。在相关规范不能完全涵盖、没有工程先例的情况下，他首次提出了强震区高面板砂砾石堆石坝型，首次采用了集成创新的抗震工程措施，在9度强震区成功建造157m高的吉林台一级水电站混凝土面板砂砾堆石坝。在2011年11月1日的地

震考验中，大坝运行正常。

同时，在他组织下对枢纽建筑物布置、各建筑物型式、施工组织安排等进行了多次全面的优化和调整，在坝体材料选择与应用、坝体抗震等多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填补了相关技术领域的多项空白。同时，他对高速水流对策、HT780级钢材等10多个方面亦具有较大的突破和创新，部分设计处于国内和疆内领先水平。

工作20年来，彭卫军还先后主持和参加了引额济克、乌鲁瓦提、恰甫其海等新疆大型水利水电工程和冲乎尔水电站等一批中小型项目的设计和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工作，并担任乔巴特水电站、小石峡水电站等10余个项目的主要总工，以及多项工程的设计审查、核定工作。全疆许多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的踏勘现场、方案论证和项目评审会场、建设工地都活跃着彭卫军的身影。

目前，彭卫军作为主管总工兼设总，又主持承担了玉龙喀什水利枢纽和依扎克水电站工程的设计工作，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这两项工程的坝高均大于200m，而且面临着严寒、强震、高边坡、深覆盖、多泥沙、突发性冰塞湖溃坝洪水等恶劣的气候、水文和地质条件，其挑战是世界级的。可以想见，随着工程的开工建设，他将为新疆水利水电建设成就继续添加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勤于钻研，勇于创新

彭卫军始终坚持学习，勤于钻研，率先掌握本专业的各种新方法、新思路以及新的规程、规范等，并及时了解行业动态，不断实现知识更新，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同时善于动脑，勇于创新，以最适合的方式解决工程问题。

在主持引额济克西干渠217km渠道选线设计过程中，彭卫军针对本工程渠道沿线土料和冲洪沟分布特点，改变了常规的“半挖半填、挖填平衡”的设计原则。实际施工和运行证明，这样做可利用挖方填筑导洪堤，确保了工程安全，又避免了远距离拉运填方料，还简化了交叉建筑物的设计、施工和运行管理。此外，他对沿线分布的400余条大小洪沟，采取疏、堵结合的方式进行汇集，使排洪建筑物数量减少到178座，再按流量和地形进行归纳和整理，使排洪建筑物型式减少到不足30种，既保证了设计任务的按时完成，又降低了施工难度和工程费用。

在柯柯亚水库除险加固设计时，他借助现场简单工具，仅用了几枚射钉与卡尺结合便巧妙地解决了溢洪道裂缝发展状况的观测问题，为判明裂缝原因、最终永久处理提供了准确的观测数据，并据此提出了最简便易行的“围封”处理方案，取得了良好效果。在处理右坝肩严重渗漏期间，他吃住在施工现场，与施工技术人员一道研究制定和及时调整施工工艺及施

工参数，从而创造性地实现了在不放空水库的情况下对右岸松散倒石堆的防渗灌浆处理，解决了自工程建设时留下的近30年的安全隐患，一举摘掉了该水库“病险库”的帽子。

另外，他还积极将所学知识应用于水利行业以外的相关领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乌市农行综合楼和邮电综合楼基坑开挖过程中对周边建筑物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工程被迫停工。彭卫军结合边坡稳定分析结果和工程的特点，利用工地现有人员和设备，采用脚手架板和现场材料制作的预应力土层锚杆，以及人工挖孔桩与地锚梁结合的方法，在控制基坑变形、避免影响周边建筑物的同时，又节省了临空墙外的挡土结构，大大降低了工程造价。

不计得失，无私奉献

彭卫军20年来一直坚守在工作岗位，加班加点，默默耕耘，许多法定休息日甚至春节都是在办公室、工地和施工现场度过的。在完成一个个重要的水利工程的同时，用自己的青春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奉献之歌。

由于水利建设的特点，经常需要组织野外查勘，以合理选定可开发河段和工程站点。作为最年轻的副总工程师，彭卫军同志参加了大部分的野外踏勘活动。涉足的绝大部分是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海拔高、气候变化无常，往往只能借助牲畜甚至徒步进

入，条件极其艰苦。有一次在叶尔羌河上游踏勘时，因高原反应，同行的一位同事便永远倒在了昆仑山上。但他依然义无反顾，哪里艰苦哪里去，多年来他的足迹已遍布天山南北。

1998年，彭卫军接到任务先后前往和田的乌鲁瓦提和克拉玛依的西干渠工地，在工地上一呆就是5个多月，直到妻子临产才怀着愧疚回到了妻子身边。

在吉林台一级水电站建设的6年间，作为设代处长，他忍受着远离亲人的痛苦，每年在施工现场的时间均在300天以上。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在父亲肺癌手术后刚出重症监护室，放不下工地的他就匆匆赶回了工地。

在繁忙的学习和工作之余，彭卫军还放弃休息时间，主动承担起年轻同志的培养工作，在事先指导的同时，对他们提出的技术上的疑问耐心细致、毫无保留地予以解答，因而被称为“最愿意向之求教、与之探讨”的“老总”之一。

担任室主任期间，彭卫军十分注重观察和发现室里同志各自的特点，在工作安排中尽力发挥其特长，并尽可能多地提供锻炼机会，使全室人员共同进步。3年中他所在的室创下的产值年年名列全所第一，两获“青年文明号”的光荣称号，并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设计人员，目前他们被充实到各个岗位，成为全院大中型水利水电项目设计的骨干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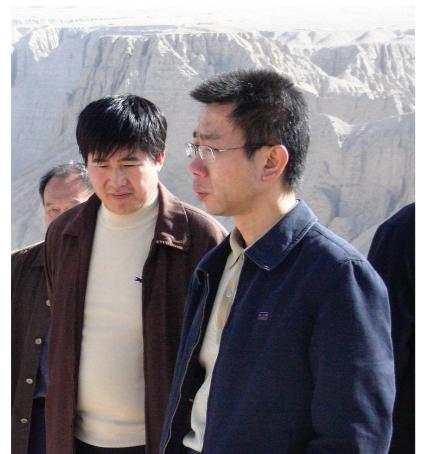
栗军：中关村里的追梦人

文 / 剑平

作为一名需要常年在外工作的技术干部，彭卫军不能够陪伴在父母的身边，也不能承担起照顾家庭的义务，更不能做一个陪儿子玩耍的父亲，但他自信是一个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工程师。从普通设计人员到室主任、主任工程师、院副总工程师，他从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总是以严谨的作风和高昂的热情投入到繁忙的工作当中，并多次谢绝了疆内外一些单位和部门的高薪聘请，以实际行动来感染和带动身边的设计人员更好地完成各项任务。

爱岗敬业，屡创佳绩

彭卫军担任设总的吉林台一级水电站工程最终节省投资1.9亿元、缩短工期1年。中国权威的水电咨询机构——中国水电顾问有限公司在《鉴定报告》中评价：“吉林台一级水电站大坝是我国目前最高的混凝土面板砂砾堆石坝，且处于区域构造



“优秀工程设计”一等奖。

由于工作中的出色表现，彭卫军在1996~2000年连续5年被评为院先进工作者，1999年被自治区水利厅授予“青年岗位能手”称号，2000年被授予自治区“青年岗位能手”称号，2001年被评为自治区水利系统“九五”期间先进个人，2004年被评为新疆水利行业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2009年获自治区“十佳职业道德标兵”称号及“全国水利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最近，彭卫军被组织上推荐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候选人。

彭卫军担任冲乎尔水电站工程设总兼设代处长期间，由于组织协调有力，研究和比选细致、方案论证充分，短时间内完成了从项目建议书到施工图各阶段的设计工作，实现了主体工程提前半年具备发电条件，并节省工程投资8000万元。2002年以来，他参加设计的水利工程两次获自治区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大学毕业20年来，彭卫军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清华精神，展示了清华水利人的风采。面向未来，他将继续用智慧和汗水为新疆、为祖国的水利事业作出贡献，继续用行动和业绩为清华母校增光添彩。C



栗军，原籍山西省怀仁县，清华大学水利系学士（1992），曾任清华紫光软件中心副总经理，现任北京华夏电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一个企业是否真诚地实行诚信机制，是一个企业良心的问题。企业良心是一种群体意识，是企业全体成员所共同具有的道德观念，是企业外部的责任义务转化为企业全体成员内心的道德要求。

梦想，是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实现的。

晋商，是中国近代史一段深刻的记忆。晋商的成功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文化。

清华，是一个让梦想开始的地方。清华人身上最集中的特点就是抱团和厚道。

有一个人，把晋商的成功基因和清华人的优秀品质集于一身，同时也把中华文化的精髓和现代科技的造化融为一体。他，就是当年水机7班的栗军，如今北京华夏电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梦起中关村

本科5年，栗军同那时候的大部分清华学子一样，“三点一线”地勤奋学习。不是没有梦想，只是人生的目标因遥远而模糊。

1992年栗军本科毕业时，周围大部分同学都离开了校门，有的进了外企国企，有的到了行政单位，有的张罗着出国。栗军以5年综合总评第一名的成绩，留下来直读研究生，但当时他并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读研。

那时没有网络，没有很多的信

息来源。那时流行以崔健为代表的摇滚，大家都在呐喊着“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人人都在高唱着“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就在这样的喧嚣中，悄然变化着。

走出清华园不远，就是著名的中关村。1992年的暑假，栗军没有像往常一样回家，在8月份最炎热的时候，穿着短裤的他偶然结识了两位穿衬衫、打领带的中关村“前辈”。当时他真的很羡慕“村里人”。一阵简单聊天后，栗军有了第一个打工的机会——没有合同，没谈薪酬，不清楚职责，不知道做什么，更不知道该怎么做，他糊里糊涂又高高兴兴地进了中关村，成了中关村的一个IT人。

那家公司很小，只有几个人，办公场所是酒店的一个房间。初入社会，一切都那么新鲜，很快栗军就接触到了各种工具软件，学会了攒电脑，知道了什么是支票，也学会了开发票……一个月过去了，老板支付了300元薪水，这接近当时半年的生活费。

老板的懒散，正好给了栗军更多的机会。“村里”的朋友越来越多，接触的工作越来越多，他越来越喜欢这种生活方式，在校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少，自我感觉也越来越好。

感觉的良好、村里的繁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高速转变，催生出栗军懵懵懂懂的创业欲望。1993年，在读研一年之后，在亲朋好友的一片